

冰心

儿童图书奖

获奖作品



流行时装

白旭初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

流行时装

白旭初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行时装 / 白旭初著. —北京: 地震出版社, 2013. 6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243-7

I. ①流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1422 号

地震版 XM2995

流行时装

白旭初 著

责任编辑: 范静泊

责任校对: 孔景宽 凌 樱

出版发行: 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

邮编: 100081

发行部: 68423031 68467993

传真: 88421706

门市部: 68467991

传真: 68467991

总编室: 68462709 68721982

传真: 68455221

E-mail: seis@mailbox.rol.cn.net

<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>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 (印) 次: 2013 年 6 月第一版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数: 223 千字

印张: 15

书号: ISBN 978-7-5028-4243-7/I (4931)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农民父亲	(1)
老 黑	(4)
奖 金	(8)
灵 活	(10)
路 线	(12)
夫妻舞伴	(15)
寄 钱	(18)
最后的晚餐	(20)
团圆饭	(22)
双胞胎	(24)
男人女人	(27)
儿子单独睡	(30)
唐奶奶、儿女和麻将	(32)
阴沟里的鳝鱼	(36)
厂长与作家	(39)
我为你作证	(42)
电 话	(45)
中 奖	(48)
摸 奖	(51)
买 卖	(53)
买 肉	(56)
她和他	(58)

冰心

冰心 xīn 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

烟的故事	(61)
小保姆	(64)
讨 债	(67)
惑	(70)
邻里之间	(72)
病	(74)
流行时装	(77)
BB 豆奶	(79)
二懒子	(81)
防护罩问题	(84)
寻找阮库	(86)
涂哥开店	(88)
垃圾山	(90)
加班费	(93)
干 扰	(96)
看电视	(100)
上电视	(103)
反 响	(105)
机会难得	(108)
逗 哭	(111)
森领导	(115)
防盗网	(118)
老 林	(121)
敲错门	(124)
这个电话必须打	(127)
桌 缝	(130)
女人比男人勤快	(133)
神 笔	(137)

忙 音	(141)
不回家吃饭	(143)
蒸 饭	(146)
旅 游	(148)
信封儿	(150)
口 吃	(153)
四川佬	(155)
看文件	(159)
慰 问	(161)
醉 话	(163)
钱多天桥	(166)
盼	(169)
记 性	(171)
藤 床	(174)
克隆一个慧	(177)
力 量	(179)
一个女孩两个男孩	(182)
范进新传	(185)
失效的教子术	(187)
循 环	(190)
擦皮鞋的小男孩	(193)
打工妹追衣款	(195)
百字小说十题	(198)
承 诺	(203)
茉莉花	(207)
书摊前	(209)
“飞车王”的喜剧	(214)
两瓶茅台酒	(218)

冰心

bīng xīn 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

求 人	(221)
两个总经理	(223)
查电话	(225)
这是怎么回事儿	(227)
乔厂长	(229)

农民父亲

旺老馆的儿子回来了。

儿子在城里当局长。和儿子同来的还有两个年轻人，一个是秘书，一个是办公室主任。

儿子说：“爹，稻要几天才能割完？”旺老馆说：“三天。”儿子指指秘书和办公室主任，说：“加上我们三人，一天就能割完——双休日，我们特地来帮忙的。”

上个月，旺老馆答应割了稻就进城跟儿子过。儿子说请人割吧，旺老馆说什么也不肯，说这是最后一次割稻了。

旺老馆的老伴去世后，他一个人守着乡下老房，太孤单。儿子被唤醒时，屋里还黑咕隆咚的。

旺老馆把三顶草帽递给儿子，儿子看了看颜色灰暗的草帽，没接。旺老馆说：“拿着，小心晒破头。”儿子的手刚伸出又缩回去。旺老馆说：“嫌脏？”儿子指指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身边的编织袋，说：“我们有。”旺老馆生气地一扬手，三顶草帽飞到角落里。

太阳悬在无一丝云的空中，没有风。目不转睛的话，可以隐约看见地面上蒸腾着的缕缕热焰。

儿子才割了五六米远就气喘吁吁了，他直起腰，发现父亲已把他拉下10多米远。他扭头看秘书和办公室主任，他俩早已满脸汗水直起腰，摘下

冰心

bīng xīn 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

宽边白色太阳帽使劲扇风。儿子就说：“歇歇吧。”又大声喊：“爹，快过来喝口水！”旺老信仍撅着屁股挥舞着镰刀，头也没抬。

旺老信一直割完半块田才来到大榕树下。儿子急忙从编织袋里拿出一瓶矿泉水，旋开盖子递过去。旺老信没接，他用汗味很重的毛巾擦了脸和脖子，然后从陶罐里倒出一碗大叶茶，一口气喝光后说：“你那水好喝些？”儿子说：“好喝，不是普通的水，3块多一瓶。”旺老信咕哝：“粮食比水贱。”

儿子听父亲说话很冲，没敢再开口，默坐了一会，又挪回到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身边，说：“这稻今天只怕割不完。”

秘书赶忙说：“局长您放心，等会儿我们努力干。”

儿子说：“只怪我爹脾气倔，几亩田，请几个民工一天就割完了，他偏不答应。”

办公室主任赶紧说：“局长，没关系，你爸爸都能干，我们……”

儿子压低嗓门说：“你能和他比？他干了一辈子，干惯了……”儿子还要说下去，忽听父亲重重地干咳了一声，忙刹住话头。

旺老信立起身，戴上草帽。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跟着站起来。儿子说：“别忙，涂了防晒霜没有？”秘书和办公室主任回答说：“涂了。”儿子又说：“再多涂点，小心晒伤！嘴里要多含些人丹，小心中暑……啊，爹，您要人丹吗？”

旺老信把一只飞到脚边的蚱蜢狠狠地踢了一脚，头也不回，大声说：“城里人才是人！”

秘书悄悄说：“局长，您爹好像不高兴。”

儿子说：“没事，他就是这脾气，有口无心。”

夜已经很深了。儿子躺在又闷又热的蚊帐里，睡了不到半个时辰就醒了，听见咳嗽声，才知道父亲还在门外纳凉。儿子走出门，说：“爹，还不睡？”旺老信闷闷地说：“睡不着。”儿子说：“爹，晒谷、交粮的事您别担心，我跟隔壁的根叔说好了……明天上午割完稻，下午我们就可以进城。”

旺老倌扬起手中的蒲扇，指着儿子，说：“要他替我干？我自己干不好？”儿子听出父亲话里有话，急了，说：“爹，您这是……”

旺老倌粗声粗气地说：“我，我命贱！”

黑暗中，儿子看不清爹脸上的表情，听口气，火气很大。

儿子的心里陡地有些发凉。

老 黑

搞完秋收，村里的男女劳力都到山那面的水库旁修堤坝去了。老黑没有去。老黑的腰在挑运稻谷时扭伤了。这天傍晚，老黑喝了中药刚睡下，忽然听到门被人敲响了，有话传进屋来：“老黑老黑，汽车栽到你家田里了！”喊话的是邻居。老黑忘了腰疼，拉开房门便几步小跑，立在禾场边朝公路方向打望。朦胧的暮色中，果然有团黑糊糊的东西躺在他的田里。老黑心里直乐：“嘿嘿，狗日的老尹老秋，我老黑也要发财了！”

老黑和老尹老秋同一个村子住，三家都各有一块水稻田紧挨公路。公路在这里生出个陡坡还生出个九十度急弯。不熟悉这里路况的汽车司机稍不留神，汽车就会飞出公路，栽在高坎下的田里。前年夏天，一辆大货车栽到老尹的田里，司机没事儿，但快成熟的水稻被压坏了一大片，于是老尹胡搅蛮缠拿到了3000元损失费。去年春天，一辆空油罐车栽到老秋和田里，损坏了一大片秧苗，老秋更胡搅蛮缠，最后拿到了4000元损失费。山村穷，三四千元哗哗响的钞票让老黑馋得流口水。老黑常在心里抱怨自己倒霉：汽车瞎了眼！怎么偏偏不栽到俺家田里呢？

老黑每天都盼望的奇迹终于出现了。老黑愉快地想，幸好我在家里，这腰疼还赶上了好时候哩！老黑叫上读初中的儿子，连跑带颠来到自家的田边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。老黑用手电一照，不由得一愣，再一照，就一惊，人就像掉进冬天的池塘里，浑身凉透了。老黑脱口而出骂道：

“狗日的老尹，真走运，屙尿也捡钱！”

栽下田的是一台蓝色桑塔纳轿车。老黑家的田和老尹家的田相邻，这汽车像是老尹家的亲戚，不偏不倚，仅隔着一道窄窄的田埂，刚好栽到老尹的田里。秋收后的田里泥土有些发硬，汽车栽下田后又顺势来了个前滚翻，四个轮子朝天地躺着。

赶来围观的都是村里的年长妇女和孩子们。有人看见了老黑，像看见了村支书一般，竟十分恭敬地问：“老黑，你拿个主意，老尹家没人咋办？”

老尹在水库工地上，老尹的老婆进城到女儿家养病去了。汽车又一次栽到了老尹田里，老黑心里本来就失望、很烦躁，听有人这么问他，便没好气地说：“咋办？老尹在家里又咋办？田地里没庄稼了还敢敲诈人家的钱！”说完这话，老黑突然意识到这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。“不是么？这汽车要是栽到自家的田里又能捞到什么好处呢？田里没庄稼呀！”老黑很坏的心情立时变得轻松起来。老黑轻声对儿子说：“这不关俺家的事。”

这时，老黑借着其他人的手电光，看见从张开了一道缝的车门里伸出一只手来，那手轻轻摇了摇，便无力地垂下了。老黑的儿子也看见了那只手，说：“爹，只怕车里的人死了。”黑灯瞎火的，老黑有些忌讳，呵斥儿子说：“别瞎说！”老黑的儿子说：“要是没死，我们就去救救他们。”老黑拉着儿子的手，小声说：“不是在俺家的田里，不关我们的事。回去！”老黑的儿子走了几步又停住了。老黑看了看儿子，儿子用力挣脱他的手，给他一个背脊看，显然是生气了。老黑突然想起儿子是三好学生。老黑看看围观的人群，除了他自己，再没有一个壮劳力。他又看看儿子，犹豫了一下，跳下田，对儿子大声说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，快救人！”

小车里传出微弱的呻吟声。老黑和儿子想把小车翻过来，车太沉，没翻动。老黑说：“人伤得不轻，快把人弄出来！”说罢父子俩就用双手当锄头奋力挖开顶住车门的泥上，挖开一大滩泥，车门才打开，司机被移出来了。司机一只手臂骨折了，另一只手捂住胸部，嘴里冒出血沫。他伤得不轻，仍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车，车里还有人……”老黑和儿子合力把司机移

冰心

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

到田埂上躺下，又去救车里的人。这是个年届六旬的老头儿，鲜血已把满头银发染红了，人已昏迷不醒。

老黑对儿子说：“这两个人得赶紧送医院才行。”这里离县城有 30 公里，离乡卫生院也有 3 公里。老黑想拦一辆汽车运送伤员，偏偏这时候没有一辆汽车经过这里。老黑又对儿子说：“得先把伤员抬上公路，你快跑回去把偏屋的门板卸了来！”儿子刚跑几步，又被老黑叫住了，老黑说：“你只怕弄不好，还是我回去卸门板。”

老黑一路小跑，只一会儿就背来了门板，还拿来了一根竹杠和两根棕绳。老黑和儿子首先把老头儿抬到门板上，将棕绳套在门板两头，又把竹杠穿在绳套里，老黑在后儿子在前地把伤员抬起来。要把伤员抬到比稻田高出两米多的公路上绝非易事，父子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艰难地爬上那道窄窄的坡路。

两个伤员被先后抬上了公路，但公路上还是没有过路的汽车。老黑对儿子说：“这老头儿昏迷不醒，我俩先送他去卫生院。”儿子嘴里喘着粗气说：“我抬不动了。”老黑没好气地说：“和刚才一样，竹杠往你那头多移点，重量在我这头，你怎么会抬不动！”儿子犹豫着弯下了腰。

忽然，从远处射来了两柱刺眼的灯光，又传来了警报器的鸣叫声，一辆白色的救护车飞奔而来。原来是汽车栽下田后，司机就忍着疼痛拨通了手机。

救护车刚刚离去，老黑就跌坐在地上，用双拳死死顶着后腰，痛苦地说：“我的腰快要疼断了！”儿子赶紧扶住父亲，同情地说：“还说要抬他们去卫生院的，疼得这么厉害！”老黑此时心里想的是，父子俩今天是白干了。他想骂儿子，但他忍住了。顿了顿，还是骂出声来：“狗日的老尹！”

一个月后，陪修水库堤坝的村民都回村了，老黑的腰痛病却还没有痊愈。

这天中午，老黑正坐在禾场上晒太阳，忽然看见村支书来了，后面还跟来几个城里人模样的人。村支书笑嘻嘻说，老黑，人家感谢你来了。

一个西装革履满头银发的老头儿急忙紧紧握住老黑的双手，十分感激地说：“谢谢你！听说你为了救我和司机把腰也扭伤了。”老黑先是一愣，后明白了，连连摇头说：“不，不是……”

银发老头儿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，他从皮包里拿出了厚厚一扎崭新的钞票，整整一万元。他深情地对老黑说：“感谢救命之恩，请你一定收下！”

老黑惊呆了，他不相信这是真的，一双手刚伸出去又缩了回来。此时，许多村民已闻声围了过来，老黑心里更慌乱了，他连连摇着手，往后退着步子说：“不行不行，这怎么行呢！”老黑见银发老头儿追着他走，赶忙转身跳进屋里，砰地关紧了门。

老黑在人们的叫喊声中打开门时，城里人都已经走了，但看热闹的村民们没走，村支书也没走。村支书把厚厚一扎钞票塞到老黑手里，说：“老黑，这钱你该得，你该得！”

老黑“嘿嘿嘿”地笑了。

站在人群中的老尹和老秋羡慕地嘀咕说：“这狗日的老黑！”

奖金

小潘从县农科所调到凹凸乡任科技副乡长时，正赶上乡里研究召开养殖工作表彰会的事。小潘想自己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，便静静地听。当议论到如何奖励养殖大户的问题时，尹乡长点他的名问道：“潘乡长，你看发不发奖金呢？”小潘想了想说：“不知道乡里以前是怎么做的，以前发过奖金，这回也该发点吧。”尹乡长听了一笑说：“问题是乡里没钱！我手头上还有3000多元招待费没钱报销呢！”小潘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就搞精神奖励算了。”尹乡长说：“那不行，如今开表彰会哪有不发奖金的？关键是车县长要来为养殖大户颁奖。”面对这样的难题，小潘只得不吭声了。哪知尹乡长又说：“潘乡长，这次我们乡要重奖养殖大户，给你一项任务吧，你想法在三天内借8000元钱来。”

小潘面有难色说：“如今什么东西都好借，就这钱不好借。”

尹乡长毫不让步地说：“你分管养殖业，这也是你的本职工作呀！”

小潘早听说尹乡长脑袋瓜灵活办事精明，没料到自己刚来就被他将上军了。小潘本想分辩，又觉得不能当着众人扫尹乡长的面子，于是不情愿地闭了嘴。

散会后，小潘把尹乡长拉到一旁说：“我到哪儿去借钱呀？”

尹乡长见小潘急得鼻尖冒汗的样子，笑笑说：“你是大名鼎鼎的养殖业专家，养殖户听说你过来当副乡长，都高兴得不得了。”

小潘和养殖户是挺熟。他几次“送科技下乡”到过凹凸乡，为养殖大户上过技术辅导课，还进行过现场指导。小潘说：“这与借钱有啥关系？”

尹乡长拍拍小潘的肩说：“养殖户都有钱，你开口肯定能借到的。”

果然，当小潘以乡政府的名义和副乡长的身份提出要借点钱急用时，养殖户们都二话没说。

尹乡长接过小潘递过来的8000元现金，喜形于色地说：“我没为难你吧？潘乡长出马，一个顶俩哩！”小潘心里却高兴不起来，说：“还不知乡政府啥时候能还这笔钱呢！”

尹乡长说：“你呀，真没见过世面。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事嘛！”

凹凸乡养殖工作表彰大会如期举行。车县长对凹凸乡加大养殖工作力度，给八户养殖户各重奖1000元的做法赞不绝口。得奖的八名养殖户纷纷表示要更上一层楼，其他的养殖户也表示要扩大养殖规模。

眼下不是农忙时节，乡政府里很清闲。小潘闲不住，见天往养殖户家里跑，为他们发展生产出点子。

一天，乡领导正在开会，得奖的八名养殖户不约而同来到乡政府，要讨回借款。尹乡长吃了一惊，忙小声问小潘怎么讨债的就上门来了？小潘说：“我怕他们不肯借，就说两个星期内一定还钱。”尹乡长阴了脸咕哝说，你办事嫩了点！哪来钱还给他们？小潘慌了说：“我去做解释工作，要养殖户们再缓些日子。”尹乡长说：“不！还是我自己来说吧。”

尹乡长给每个养殖户敬了一支烟后，明知故问地说：“坐，坐。各位有事吗？”

养殖户你一言我一语，说我们要扩大养殖规模，等钱用哩。

尹乡长很和气地说：“潘乡长出面借的那钱，不是第二天就如数归还给你们了吗？”

养殖户们一头雾水，都摇头说：“乡长真会开玩笑，钱没有还呀！”

尹乡长委婉地说：“你们不是不知道，这几年乡政府财政紧张得很，哪还有钱给你们发奖金呀……”

灵 活

A 乡收到县里两个会议通知，一个是奔小康工作会议，一个是扶贫工作会。会议召开的日期是同一天。

刚上任不久的马乡长请示牛书记说：“我们参加哪个会议好？”

牛书记说：“两个会议都要参加。你去开扶贫工作会，我去开奔小康工作会。”

马乡长有些为难说：“我们乡既不富裕也不太穷，两个会议好像与我们的关系都不大。”

牛书记说：“这你就不懂了。奔小康工作会是评选脱贫致富的带头人，扶贫工作会是发放救济款，这不都是我们需要的么？”

马乡长会意地笑了笑，又问：“我们在会议上发不发言？”

牛书记说：“当然要发言，效果如何就看发言的水平了。”

马乡长面有难色：“我心里没底，只怕讲不好。”

牛书记轻松一笑：“这有何难？你把王秘书找来，我们合计合计，先拟出发言稿。”

王秘书来了。他摊开笔记本，取下笔，聆听领导指示。

牛书记对王秘书说：“你赶紧写两个发言稿，一个是我们乡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，一个是反映我们乡贫穷落后的。”

王秘书内行地请示说：“口径是什么？”